

(剛父)

口本報今日附送女明星『張織雲』照片、如有遺漏、請向賣報人索取、

中國政局三派鼎足而峙，成了一部新三國志。然而將來的趨勢，究竟怎樣，非吾輩國民軍中人所能知也。現在雖還不能預測，然於此二邊，究不免有表面，誰能搔癢，誰能做御備？以我想來，張作霖太精足，晚晚（即北京政府仰其鼻息，大有狹天下於一掌諸侯之概，魏武非張莫屬，孫傳芳雖有江東，以長江為之大壘，令諸侯之下江南北，移至集甲兵而走，這種氣概，就不減當年，至玉祥、安福、北伐，從事舉動，日以買服人心為事，儼然為大耳兒風貌，但我記得昔宋教批的三國演義，有曹操摸呂布奸雄，呂布為曹操橫槊賦詩的，自己肯說是好人，關、張失助的，自己偏要說是好人，兩人格也就於此可分）。

時事新報併版記
(老虎)

象達初以外界察之自當言其消息
密達辦事無私故有此結果。實則
上海二報、除自報外、二外動記者
無功受祿外、新聞消息、類皆仰給於
通訊社及訪員、蓋幾平無人云亦云
已時、記者何嘗有犧牲其所以爲
人愛護、蓋在編輯者之取精擇精、用
其手段編制、故閱者之較精果目也、
至其辦事手續、雖不能有所訾議、但
其主事者、二三公內、當亦非常素
初、非外界所能臆料也、當癸亥之秋
、總理尙爲潘公筠、主筆張東蓀、旋
以財政管理人黃朝初、擬擢商務
長、(另注)人司邵本公、爲營業
任編輯、林謝一躍而坐總調理之交
椅、此時林謝之對樂、可知矣、此後
林謝不僅對內對外、在掌權中、乃編
輯方面、亦時加干與、甲子年初、因
謀匪禍、而羅致孫玉璽、編上海、不
久、孫玉璽、因孫玉璽、派派派派派
倪古棣復辭、一日二人之不嚴於業
、多未說辭、因添聘汪仲賢爲主
編、不知孫玉璽惟其資格老、始有
被召閱者之能力、與督責派報人之

情娥撤牌記書後

部主任、黃員志任中國公使爲副主任、副主任張東蓀、志任徐復觀爲副主任、館務、潘氏聽職明果敢、而黃氏信林之令、輕於從事、潘之處理館務均仰賴黃林、息於潘之地位、僅勞力於兼任福州之業務、營業方面、不敢離開、至、黃林之、體質與利、實不可取、惜其謀臣策士、頗多智、小耳、甲子、福州出版之陳江、辦、有廣告、則、原文不憶略、江、辦事、事新報之人、即是辦福州同鄉會、前任經理孫漢湖初任、現任、總理爲林炎夫、孫理爲謝俊逸君、不、與時事關係尤切、一部份館員、不可不閱時事新報、故有一部份館員、自呼其報名、竟曰、時事溫報、越數、

自壽蘭水。記情報撤牌記後、參觀客有造報館者、詢以此事、顏知戒、去此說、始有一線生事、顏知戒、不覺幾言、卽返味、而卽本爲戒之、殊非戒所敢受、故是日戒誠益於期、戒不常第多敢受、往往延至晚時、這禁品、如鴉片煙等、故戒殆盡、或、大至外中、然獨不見、致情報之、人帶至行、日、銷餉會、程監林實演、不惟戒可以輕視、之、亦情報之、情報在半年前、猶未脫黃士橋這本色、嫻、卽方寶實、云、戒以九十金、押方、有楊姓珍極力改惡、延述今日之、有楊姓珍極力改惡、延述今日之、後、而發現查照之舉、此殆報撤牌之

今夜初次開演
新編上海
實事新劇
談三小姐

●有調和觀衆悲歡適度的
王允能甯波白牡丹
馮毓秀唱道地皮簍
朱詠芬唱道地皮簍
易方朔唱自來調

匪徒垂涎大總統

宵紅自兼任探國大總統以來，氣格可一世二龍搶珠之抱。特製御用之金票（指局票），皆別出心裁者也。其風頭之健，排場之闊，即以曩日之四大要領對之，猶有愧色焉。於是竟為一般宵小所垂涎矣。前數日，總統府忽接到匪徒恫嚇信一通，略謂敝會經濟困難，遂於佛蘭基貴大總統寶藏，以開財源之計。本擬置之不理，繼以高懸賞車，則寧得不稍加戒備。故宵紅接後，便不疑置之。意以該黨前事可鑒，以相當手段對待云。

連日總統住宮（紅宮者，宵紅之宮，非白宮也）。跬步不離對於一切陋習，嚴行糾正。紅宮內昨日昨友入宴於消閑之樓，哈桑山人以正德皇帝之資格，邀差一名山人與總統攝戲於殿之內。大總統欣然笑曰：『斷未聞過堂之山人曾與總統攝戲於殿之內。』

遊船俱除，刻銀布出，忽然放炮，座上各爭向其技藝，總統要覽，見末座諸紳略略向晚，始如第一館做品大談如何杜一百姓，突然來一席面未結實頭照略略向晚，經動搖僕僕模樣，暗為各位大小少看哪弄弄法介。（難耶切）。

……在座客名阿根者，正襟而答曰：「以大總統之尊何懼乎此跳梁小丑。」道通中作何感想也。且該匪徒將逃之天天矣。」宵紅聞已默然無言，究不知心中作何感想也。

踪星記
(誠吉)

館主不樂。探明原委，遂將陳君之妻，裝、尚未織成，是以未得要價，不得不負有責任。然數星期者，亦必有所得，以謝館主及閱者諸君也。然此罪至重，不能不謀一鉅資之方，于是有諷刺之樂劇，或路來某縣督吾有戲，所聘女士，近以透明的上海行將攝，置備一切費用，然其形忙忙，近二日往上海大戲院者兩次，蓋計于范鴻臚之職，尤為折服也。(第一次同往者爲王元君、及毛劍佩女士，第

免收証加印費

現在縣商會裏，想出一種免拉證、已大數駭、遂巡引去、其後知爲空城、罷書式樣，叫各商店照樣做去。從此商界職員夫役、懷藏此一紙免拉證、而致之幕下焉。

○贈鮑江花妓云（續前）
綺年玉貌好風華，憶否前身住若
絳前狂杜牧只吟豈得飄零客倍個
花前細語盡愁都付四條絲。
章江回首意猶慙都付四條絲。
波面輕舟應艤艣，乍見慈航兩意
凌波紅豆可憐哉。亦悲傷。
念家山破定風波。地轉天旋余若

史肩

吳宇威惟艱毅信。人皆知爲白堅武張方嚴楊雲史。而不知爲張其鏡張廣西人。前清進士。留學日本。士學學校工織布杉法。每一運氣。廣賣如織。以提與日某者不能信。方吳下湖南時。駐軍軍城。一夕吳奄奄至。號萬餘。故所學者五百人。以疑乃命於高險。乃。圖殺吳。以爲疑。吳遂大逆。其暨批者。奈湖南風。沿船

情邦花絮錄

之於鎗、雷鎗已久、宵夜已押、麻之於棍、雖亦効驗、無奈實力不充、故其
也、風拂稍出火、發鎗一統鎗以應、鎗僅擊馬、雖亦未害人、麻經之、以爲
能、願亦稍出火、於是益壯其火、鼓其風、鎗仍徘徊不前、擾其怒、麻
大連其颯、若急雨狂風、沿鎗進逼、其聲淅淅瀝瀝、其勢騰奔澎湃、有

評花

尤白哲、劉額上偶有一人。膜。結骨泥累之後故成此。洋因凶穢之、每逢清獻宜督戰、而轉覺憂慮、談話時。衆稱之爲、每逢清獻宜。省。帶離身、而貽之頗。衆稱之爲、每逢清獻宜。員役、編部仍延敘人才、至今茲而。顧問、致該報之。試往該館。走、則滿坑滿谷、八九皆。社會人士踴躍。溫州人、大可謂。溫人懷粉、實則。上的劉劉門、。人多半亂、從前。反勢紛紜、援援。上。忙上加忙而已、最近傳出消息、謂。上。忙上加忙而已、最近傳出消息、謂。上。忙上加忙而已、最近傳出消息、謂。

長鞭記

不知二之辦法也。余乃不覺
一散放諸幕僚部員二人君與王仲賢等
我決不許其如此說。想君始終無異。遂
佛送到西天。言時想其情既經濟。事
之條陳。氣韻似出師儒。致辭甚壯。非
常懇切動人。聞端大。意有一災夫時
務本館。自問無聊。適自初來之時
同濟公館。君游東溝溝作
俗累拋擲。偷閒作小遊。江
陳常物耳。雖陳
來自首都。驚
始計以爲必可
實銀新磨。即其
娜溫柔。類非能
豈攜一鞭一絮
腹外澤。剛動內

楊少侯、名兆熊、健侯老先生之長子。於班侯、未傳其

鐘聲花影詞

甲子年冬，齊庵再載。蘇錫之間，烽烟遍地，蘇台爲有名校書被金鐘者，寄居虞山、爲避地計，醉醒陸陸，仍返底蘆。其稿千卷，動輒以往還。迄今歲矣，乃被金鐘仍返醉醒之稿竹簞，多遺於散閣。題曲街衢，盤桓信宿，既欣然欲別，被金鐘索書補壁，醉醒陸陸進前展，爲讀好，以畫屏張之風流，藉留紀念，承以全編見示，余頗形詞，其詞蘊藉流麗，清婉入骨，得花間之精脫者，趣之集，次回疑雲之詞，不足專美於前矣。因錄具

鐘聲花影詞

甲子冬抄。檢齋再輯。蘇軾之問。杜牧得見。醉陸陸底。有名校書郎。寄居廬山。爲題池字。醉陸陸底。賞其嬌小。數與往還。迨今歲亥。復金鑄仍既醒。然欲別。夜金鑄香補舊。醉陸陸底。醉以畫屏。張之妝閣。藉留金承。以全稿見示。余頗影詞。其詞藕絲嫩。清醺入骨。得花間之精。脫唐題之集。久回疑雲之詞。不足專美於前矣。因錄付其原序云。夜金鑄聞名校書也。丰姿媚態。雅具妙奇。蘇台比來。重把花下。一見傾心。權枚金幣。所乃返蘇台。處處爭芳。適值前歲。爲誦好詩。頗錦屏。雖結業未除。不免爲法秀所呵。然高情而不大雅也。詞云。

春信早梅天。十二闌干憑欄。底事東風吹起。有離襟玉人來。迴眸乍相見。相見半含羞。最奈客愁

肖紅幸哉

則止矣復因利乘之入於應龍
鼎是拯於火而溺於水矣。縱應龍
橫竄視之果鼎邪則湧平屠沒洋
丘試竄得意甚微語曰暢我錦也良
久麻痺難言曰神奇哉君之錦也既
滅我火不異於我風把而玩之則謂
其小亦不異於五尺童稚。

蘇博得麻之嫉心進而求爲好麻
竟問之不數月懷報不復見麻。惟
夕陽斜照之時家燈火之氣靜安
之路有荷槍負棍之徒並肩緩步
嗚咽情話此間蓋與麻也。想已成
焉料矣此其結合用火棺材火棍。因證
之火火氣發露。

海上本有兩火
而殺徐翁之始
而殺徐翁之末
謙謙自矜說金
之白焉及談金
感徐而以其折
者其惑也自而
徐徐感徐而自
其折白偏而而
其折白做大總統
志矣較疏。白
不盡也。白書
、明年此日。白書
烏知此。一重公

嬌、愁俱杳、而雲亦天與
爛漫、妙語解頤、我友秋
頗持異議、以謂是固常卉
也、何足以當我儕之一盼、

趣者遇粗俗人卑躬以事。玩也豈不酸叫一大堂差
舞茶歌姬。以博美人之歡。
癸癸是乃自矜於馬化一寬
位起而復落、被
星漢月、不覺思之慨然
依然又到隔年時。何處追尋老誦仙
猶記往年當此夕。其吟佳客入新簾。
浮生轉眼成虛幻。證石空留淚再懸。
最是多情今夜月。溶溶自落屋梁前。

也佛道人

(天壤)

技名震一時。汝南則好之。斥三十金召之於小西
廡。如呼延淑尉遲湛而並之。既至。則姬兩席。容光照人。
如一朵花。一曰銀仙。度其年。似在廿四風信之候。嬌
柔事者。眉目之間。殊隱隱有異彩。以是知爲非常人也。
植大尺以來。非金非玉。非蒲非絨。非珊瑚。非竹節。柔
木不分。兩端如一。執之烈烈然。揮之振振然。盈皮

聲、觀其
師田紹生
單插手、

(瘦蝶)

走避一空，時訪之，中秋節後，寓在門外，點鐘開書，十四號花窗，竹枝琴瑟，以餉同好。

自光四射，退避旋疑徘徊而之際，擎

少侯先生常年喀啞創犯不斷，兩肋骨插久已成一片矣。一日其弟澄甫先生與武匯川、陳月波等，同至少侯先生寓中閒談，匯川忽謂曰：師伯得與弟子推手乎？先生冷然可。二人一粘手則少侯先生落下一探匯川隨之前撲！先生即用採下之手往上一提，遂出數尺，復大罵之，其不近人情如此，匯川身高約七尺，腰寬數圍，身重一百七十餘兩，手不可攀三擔石，而各種拳術練過者不少，尤精于鑽跌後臺太極拳，先從少侯少

地，或敵之時倒挺於懸，劈不能劈，搥不能搥，被之則抵掌怒笑，捫兩

水蘭荷)

、徐爲交際之星而傳爲銀樞之星、交際之星既即銀樞
也復經水兩星皆不歸獨識徐之生也。人感人之事如劉絳
也。其妻某氏女感前拆妻之事如拆妖姬臨萬劫
子。其子妻某氏女感前拆妻之事如拆妖姬臨萬劫
失戀仰哀某妻死、此徐子仲冬事也。東星乃以惑其妻者
之白者拆徐之白、徐口中不談及之宮。則其金之盡也自談
之。亦仰哀某妻死、此乙丑年事也。東星乃以惑其妻者
之白者拆哀與徐之白者拆其白也。凡一越月、雖未盡妻
入白紅之紅者較數次、其白者受其受惑。其無受惑中秋
之滿宮頤頤、排滿亦圓、其白者較多。東星假受惑中秋
入白紅之紅、或雖未至也。嗟乎、白紅附設不爲大總統
定也。如折左矣。或謂白紅等、金剛而以白尊者、後感
仰哀某妻者也。金剛而白紅附設者、白紅者一總統、一
設。設蘭水故曰幸設白紅、白紅幸哉、